

## ● 东方诗学研究

## 江西诗派诗论与宗杲“看话禅”的话语同构

方新蓉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宗杲是宋代以来影响最大的禅师。江西诗派诗论如吕本中的“活法”、徐俯的“中的”、韩驹的“遍参”、曾几的“慎勿参死句”都与宗杲“看话禅”有着话语同构关系。

**关键词:**活法;中的;遍参;慎勿参死句;看话禅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4)01-0019-06

## Jiangxi Poetics and Zong Gao Kan Hua Zen Discourse Structure

FANG Xin-r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9, China)

**Abstract:** Zong Gao was one of the largest Zen who had influence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he composition and style of some poets of Jiangxi poetic school like Lv Benzong's "liveusage", Xu Fu's "hitting the target", Han Ju's "extensive reference" and Zeng Ji's "consulting living sentence" ha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th Zong Gao's Kan Hua zen.

**Key words:** live usage; hitting the target; extensive reference; consulting living sentence; Kan Hua Zen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字昙晦,号妙喜、云门,宣城人,南岳下十四世圆悟克勤禅师法嗣。他不仅因创立“看话禅”名垂中国佛教史,而且在士大夫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与宗杲交游的士大夫中有不少江西诗人或与江西有渊源的诗人,如吕本中、徐俯、韩驹、曾几等。他们之间有着诗学与禅学的话语同构关系。

## 一、吕本中的“活法”

“活法”诗论,历来受研究者的重视,成果也颇多。有认为“活法”是继承中国文学、文论及其创作领域里的“活法”思想以及受禅门“活”的思想启发提出来的,如祁志祥《古代文论的总体创作方法论——“活法”说研究》;有认为“活法”是由禅宗“参死句”“参活句”说法演化而来,如韩西山《谈吕本中的“活法”》;有认为“活法”是将苏轼、黄庭坚诗

风兼收并蓄、辩证统一,如张鸣《吕本中与南宋初期诗风演变》。<sup>①</sup>以上说法有其合理性,但他们的分析角度与方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前二种是从整体研究,没有具体结合吕本中思想、著作的创作实践。后一种虽从具体出发,但却没有注意到其“活法”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 (一)法

政和四年(1114年),吕本中《别后寄舍弟三十韵》第一次提出了“活法”字眼,“笔头传活法,胸次即圆成”<sup>[1]722</sup>。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在《夏均父集序》中对“活法”进行了具体阐述: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

收稿日期:2013-12-17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社规划基地项目(SC11E03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0YJCZH027)

作者简介:方新蓉(1975-),女,四川广元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矣。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必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然余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sup>[2]2462-2463</sup>

首先，吕本中认为“活法”有二个层次。一个是有法的层次即规矩、定法，一个是无法的层次即规矩之外、无定法。其次，吕本中推崇黄庭坚是使用“活法”的大家。黄庭坚教人做诗要讲规矩、法度，是为了“变前作之弊”即纠正当时盛行的诗可以速成之病，同时也让“后学者知所趣向”。只有在规矩、法度上用尽工夫，最终才有可能达到变化不测的境界。最后，吕本中界定“活法”是属于“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范畴，这就是说，“活法”侧重点是“法”，“活”只是修饰语。

然而随着吕本中与宗杲的密切交往，“活法”诗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即脱离“法”而进入“活”。

## （二）吕本中与宗杲的交游

宣和七年（1125年），吕本中认识了宗杲，但对他及其禅法并没有深入了解。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宗杲与珪禅师到临川访吕本中，他们一起停留了五个月，期间，吕本中作了大量的诗歌赠给宗杲，而且还与宗杲谈禅。绍兴四年秋天，他们在闽地相遇。当时福建流行“默照禅”，郑昂前来辩论。吕本中目睹了这个辩论，作诗《郑昂用岑参太白胡僧歌韵作楞伽室老人歌寄杲老》。绍兴六年二月，吕本中作《奉呈鼓山云门二老》，四月，离开闽地前往临安。之后他们未再联系。直到绍兴十三年，才有书信来往。

由上可见，绍兴三年到六年这三年时间里吕本中与宗杲接触最为频繁，而此时又恰好是宗杲反“默照禅”最激烈、最集中的时期。宗杲认为“默照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拨置妙悟，以寂静为根本，这样就扼杀了禅的生命，使禅在日常生活中丧失灵活应处的高明作用，因此力主以“活”“悟”为特色的“看话禅”去取替“默照禅”。这点，对吕本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冲击。

## （三）活

宗杲“看话禅”是指抓住一个“话头”不断参究，“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乐时，应用酬酢时”，忽然“心华发明，照十方刹”“微尘里转大法轮”<sup>[3]886</sup>。其最大特色就是“活”，《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以下简称《语录》）卷十九《示东峰居士（陈通

判次仲）》云：“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现眼前。”<sup>[3]891</sup>当然，在宗杲以前禅门就讲“活”了，它既指精神本体之“活”，又指认识方法之“活”。前者如《古尊宿语录》卷四曰：“无形无相、无根无本、无住处，活泼泼地。”<sup>[4]61</sup>后者如《禅林僧宝传》卷十二曰：“今观所答三语，谓之语则无理，谓之非语则皆赶来机，活句也。”<sup>[5]518</sup>然而宗杲却是“参活句”三字的第一个发现者<sup>②</sup>。

宗杲主张“活”“参活句”对吕本中有着显著影响，如吕本中《童蒙诗训》云：“浩然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但详看此等语，自然高远。”<sup>[6]588</sup>“详看”就产生“自然高远”之感，这与“看话禅”参禅方式如出一辙。

吕本中不仅与宗杲交往，也与宗杲得法彻悟弟子道谦关系良好。绍兴八年（1138年），道谦归崇安开善寺，吕本中有《送谦上人回建州三首》，后来又寄来一首《谦上人清湍亭》。

正因为吕本中与宗杲及其弟子的交往，让吕本中“活法”诗论的天平开始向“活”倾斜。绍兴九年，《岁寒堂诗话》载：“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sup>[7]463</sup>吕本中明确说黄庭坚诗学的精髓是“活”，而且还指出“活”是禅家思想。“死蛇弄得活”是宗杲的思想。《语录》卷十八《孙通判请普说》曰：“这个虽是死蛇解弄却活。”<sup>[3]887</sup>卷二十四《示道明讲主》曰：“将一条死蛇弄得来活潑潑地。”<sup>[3]915</sup>周裕锴先生《中国禅宗与诗歌》中说：“鉴于吕氏和宗杲看话禅的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宗杲说的‘不用安排，不假造作，自然活潑潑地，常见眼前’就是‘活法’的底本。”<sup>[8]201</sup>

宗杲“看话禅”讲“悟”，吕本中“活法”精神内涵也是“悟”。如“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sup>[9]545</sup>，“吕居仁尝序江西宗派诗，若言灵均自得，忽然有人，然后惟意所出，万变不穷，是名活法。”<sup>[10]449</sup>

综上所述，吕本中“活法”诗论有一个从“法”到“活”的动态过程。

## 二、徐俯的“中的”

《艇斋诗话》曰：“东湖（徐俯）论诗说中的。”<sup>[11]296</sup>现存徐俯论诗材料中没有讲其内容，因此研究者们纷纷推测：黄景进先生认为“‘中的’应是射箭之术语，意为正中目标”，“‘中的’乃指典故的运用能切合作品本身的用意而言”<sup>[12]</sup>；周裕锴先生认为“尽管射箭可以追溯到儒家六艺，但‘中的’这

一术语的大规模使用,却见于禅宗典籍”,“禅宗常喻语言为箭锋,以禅旨为靶的,于言下悟得禅旨为中的”<sup>[13]123-124</sup>;韦海英先生认为徐俯的“中的”之说,既有黄庭坚的启发,又有禅学的影响,“徐俯论诗所使用的‘中的’大概即是指诗语能够准确表现对象的特征”,“包括用典能够切合作者自己所要表现的对象特征”,“包涵周裕锴先生所说的悟的意思”<sup>[14]130</sup>。

黄先生的解释有点狭隘。周先生的解释虽精辟,但似乎也有疏漏之处,《指月录》卷八就提到了在动作中悟得禅旨也是“中的”,“师与归宗、麻谷同去参礼南阳国师。师于路上画一圆相,曰:‘道得即去。’宗便于圆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雪颂颂云:‘由基箭射猿,绕树何太直。千个与万个,是谁曾中的。’”<sup>[15]484</sup>。另外,周先生说克勤《碧岩录》中至少有七八处出现‘中的’一词,……徐俯‘中的’之说当受其影响”也值得商榷,因为《碧岩录》宣讲的是雪颂重显的“颂古百则”,克勤“中的”的思想可能来自雪颂重显。克勤《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中只有一次用到了“中的”。韦先生说徐俯是黄庭坚外甥,黄庭坚亲自指导他学诗,因此徐俯“中的”是受黄庭坚“中鹄”“破镌”启发。这种说法也有不通处,黄庭坚影响徐俯并不表明黄庭坚的一切都会影响徐俯,徐俯的一切都与黄庭坚有关。虽说“中鹄”“破镌”与“中的”的意思差不多,但毕竟有一字之差。同时代人评价“中的”一说有“悟”的意味,《艇斋诗话》云:“东湖论诗说中的……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sup>[11]284</sup>而这点是黄庭坚所用词没有的内涵。然而韦先生增加的一则宗杲用“中的”材料却让笔者深受启发。

宗杲与徐俯第一次见面在靖康元年(1126年)。之后,文献中除了韩驹向徐俯说起宗杲,绍兴五年宗杲有《答枢密徐公师川书》外,再没有这二人交往的记载,可是他们思想却有诸多相似之处。

1. 都反对“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曾敏行曰汪藻:“问师川曰:‘作诗法门当如何入?’师川答曰:‘即此席间杯杌、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诗也。切不可闭门合目,作镌空妄实之想也。’”<sup>[16]3232</sup>曾季狸将之概括为“不能脱空”,“东湖论作诗,喜对景能赋,必有是景,然后有是句。若无是景而作,即谓之‘脱空’诗,不足贵也。”<sup>[11]284</sup>“脱空”是禅家语,指言语没有内容。曾季狸用它来总结,说明徐俯诗论与禅学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件问诗法门事件虽然发生在大观年间,“往在豫章,

问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予既冠矣,亦获攘臂其间,大观庚寅辛卯岁也”<sup>[17]173</sup>,宗杲还没有开悟,但是宗杲开悟后也竭力批判脱空,说“默照禅”“一向闭眉合眼,做死模样”<sup>[3]895</sup>,“为甚么一向虚空里打筋斗,说脱空漫人”<sup>[3]847</sup>。

2. 都反对绕路说禅。徐俯曰:“数十万言,其义则一也,所谓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也,单传直指者也。……然谓之直焉而反迂,明焉而反昧。直而不迂,其禅师之言乎?明而不昧,其禅师之道乎。”<sup>[18]61</sup>明确指出禅林及其士大夫学禅的弊病在于绕路说禅,把本来清楚的说成模糊的,正确的方法应是直而不迂,明而不昧。宗杲也曰:“参禅须是直心、直行、直言、直语。心言直,故始终地位中间,永无诸委曲相。祖师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sup>[19]956</sup>

3. 都用了“中的”。《语录》卷二十七《答张提刑(咏叔)》曰:“到这里,不用作尘劳想,亦不用作佛法想。……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学射,自然中的矣。”<sup>[3]927</sup>句中的“中的”不是周老师所说的从言下悟得禅旨,也不完全是韦先生所说的通过“特定的工夫达到妙悟之境”<sup>[14]128</sup>。韦先生认为“中的”重点在“的”上,其实,宗杲的“中的”“如人学射”,重点在“的”上,它有一种不断尝试的“工夫”在内,有一个过程。宗密《禅源诸论集都序》卷三中的一段话可以成为佐证:“先‘因渐修功成,而豁然顿悟’,犹如伐木,片片渐,斫一时顿倒。亦如远诣都城,步步渐行,一日顿到也。‘因顿修而渐悟’,如人学射,顿者,箭箭直注,意在中的。渐者,日久方始渐亲渐中。此说运心顿修,不言功行顿毕。”<sup>[20]407</sup>宗密与宗杲都深受《华严经》影响,宗杲的“中的”其实是宗密所说的“顿修而渐悟”,在思想上抱定了自己一定能够开悟的决心,在实践中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地前进,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与不懈的努力,最终就能达到“渐亲渐中”。受宗杲指点的禅师给人“中的”之感,如陆游《定法师塔铭》云“大慧禅师宗杲说法阿育王山,师慨然往造其居,所闻益广”,为自己“谈诸经,辞指精诣,往辄破的,穷日夜不休”<sup>[21]2379</sup>。因此徐俯“中的”意思是,先在思想上有一个要准确描写出对象特征的认识,然后在日久月深的写诗训练中,就会越来越接近对象的本质特征。

### 三、韩驹的“遍参”

韩驹“平生探学海,中年悟禅悦”<sup>[22]801</sup>,所参的禅僧有惠洪、宗杲、珪禅师、善清等,其中与宗杲关系最为亲密,受宗杲影响也最深。

## (一) 两人在用语上有相似处

如《诗话隽永》曰：“子苍和人诗云：穷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鲙鱼上竹竿。”<sup>[23]434</sup>宗杲也有类似的表述。前者如《语录》卷二十一《示鄂守熊祠部（叔雅）》曰：“推穷来推穷去，到无可推穷处，如老鼠入牛角，蓦地偷心绝。”<sup>[3]898</sup>后者如《语录》卷四《住径山能仁禅院》云：“鲙鱼上竹竿，一日一千里。”<sup>[3]826</sup>

如《诗人玉屑》云：“韩子苍言作诗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语生，往往不佳。”<sup>[24]183</sup>宗杲也反复以“熟”与“生”的关系教诲士大夫参禅。《语录》卷二十六《答赵待制（道夫）》云：“生处放教熟，熟处放教生。”<sup>[3]923</sup>卷二十九《答黄知县（子余）》云：“时时提撕话头，提来提去，生处自熟，熟处自生矣。”<sup>[3]936</sup>

## (二) 两人在关注点上有相似处

“看话禅”中的“话”虽是公案中无意义的话头，比如“狗子无佛性”“竹篦子话”“有句无句”等，但具有扫荡一切知解等意识思维，摒弃一切执着分别、浮想联翩的启悟功能。因此宗杲关注话头，对其选择下了一番工夫。同样，韩驹也在每个字上倾泻了全部心血。刘克庄曰韩驹“诗有磨淬剪裁之功，终身改窜不已。有已写寄人数年，而追取更易一两者字，故所作少而善”<sup>[2]2456</sup>。按理说，韩驹如此锤炼字句，“亦颇涉豫章之格”<sup>[25]1354</sup>，应对被吕本中归于江西诗派很高兴，然而他却不乐意，“吕公强之入派，子苍殊不乐”<sup>[2]2456</sup>。究其原因，有人认为“驹学出苏氏”“不愿寄黄氏门下”<sup>[25]1354</sup>。但事实上，韩驹不仅是对黄庭坚不满意，对苏轼也不满意，“学古人尚恐不至，况学今人哉”<sup>[24]154</sup>！于是更多的人认为是韩驹想“直欲别作一家”<sup>[26]1077</sup>。我们不排除韩驹有这样的想法，但同时认为他不愿入江西诗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宗杲禅学影响。因为“看话禅”的话头是眼，韩驹炼字也有“句中要有眼”之意。汪藻知抚州，曾幾作诗先示韩驹，韩驹为改两字，这两字就是句中眼。《茗溪渔隐丛话》记载：“曾吉甫以诗迎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诏，水精宫里近题诗’。先以示子苍，子苍为改两字，‘白玉堂深曾草诏，水精宫冷近题诗’，迥然与前不侔，盖句中有眼也。”<sup>[27]264-265</sup>魏庆之将这则材料记入《诗人玉屑》卷八《句中有眼》中，并说：“古人炼字，只于眼上炼，盖五字诗以第三字为眼，七字诗以第五字为眼也。”<sup>[24]242</sup>另外，宗杲“看话禅”的每个话头背后都有一个公案，不是凭空生成。韩驹也是讲字字有来历，灵活用典故。

## (三) 两人都反对对语言作奇特想

宗杲“看话禅”从话头悟入，反对“多学言句，于言句中作奇特想”<sup>[3]895</sup>。这点，韩驹也有明白表述，他的《慈受深和尚语录序》曰：“古之教者，未始不以文字，至梁达摩，始不立文字，以教其徒。然谓之立，则文字已彰……若文字性空，说本无说，则虽数千万言，犹为不立也。慈受老人平生说法具足矣。有能听之，如树林水鸟，则人得以悟入，其功不细。”<sup>[28]751</sup>文字性空，因此立文字与不立文字是一回事，对于性空的文字是不能作奇特想，但是它却可以令人悟入。

## (四) 韩驹“遍参”理论受到了宗杲参禅经历的触动

政和八年（1118年）至宣和二年（1120年）春，韩驹与执着于文字知解没有开悟的宗杲交往密切，“忆昔分宁日，逢师溪上头。裁书访彭泽，倚杖话荆州”<sup>[22]782</sup>，“日以吟咏为乐，所赋诗篇尤多”<sup>[29]599</sup>。建炎二年（1128年）十月，宗杲与韩驹在金陵相聚五日而别。此时，韩驹对宗杲刮目相看，“顷见妙喜，辩惠出流辈，又能道诸公之事业，衮衮不倦，实僧中杞梓也”<sup>[30]690</sup>。果然不久，宗杲就以机锋锐利，辩才敏捷而名播于丛林间。《语录》卷二十六《答许司理（寿源）》曰：“参知识，遍历丛林，而后了得。”<sup>[3]924</sup>“了得”就是“悟入”。韩驹目睹了宗杲从不开悟到遍参诸家最终开悟的全过程，形成了“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sup>[22]801</sup>的“遍参”诗学。然而《艇斋诗话》却云：“子苍论诗说饱参。”<sup>[11]296</sup>“遍参”与“饱参”肯定不同。<sup>③292-293</sup>“饱参”是向韩驹请教诗法的曾幾提出的，“饱参山南北，毋问人显晦”<sup>[9]545</sup>，“青编中语要细读，蒲团上禅须饱参”<sup>[9]513</sup>。“细读”与“饱参”相对，表明“饱参”是细读。

绍兴三年（1133年）年九月，宗杲到临川看韩驹。此时，韩驹由于徐俯、吕本中相继被召用而自己独无起用的消息，内心酸楚，于是请宗杲馆于西斋半年，深入探讨禅学，“晨兴相揖外，非时不许讲，行不让先后，坐不问宾主，盖相忘于道术也”<sup>[31]10</sup>。韩驹自认获益匪浅，《送云门妙喜游雪峰》其一云：“禅心如密付，更为小淹留。”其三云：“旧事时追忆，深禅得细论。”<sup>[22]770</sup>又《诗人玉屑》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此唐人诗也，人问诗法于韩公子苍，子苍令参此诗以为法。”<sup>[24]180</sup>在韩驹眼里，只要细读、饱参了一首诗就可以掌握所有诗的诗法、规模，此种说法让人想起了宗杲所宣称的话头一悟就全悟的思想。因此虽然韩

驹没有说“饱参”,但是其论诗处处表明要“饱参”,要细读,同时“饱参”中也包含了遍参。曾幾将韩驹诗论用“饱参”概括是一种精确把握,而曾季狸受了曾幾影响,选用了“饱参”。

#### 四、曾幾的“慎勿参死句”

曾幾生活在宗杲禅学影响圈子中。指点他学诗的韩驹、吕本中参加过宗杲。他的好朋友郑绩参加过宗杲并有省,《茶山集》卷五有《寄浙东参议郑禹功》<sup>[9]513</sup>,诗后有“禹功参禅有省”。他自己也参加过宗杲“狗子无佛性”话头,《茶山集》卷四有《谒径山佛日杲禅师于虎丘》诗<sup>[9]476</sup>,诗后有“师示余以狗子无佛性语”。

曾幾“慎勿参死句”即“参活句”。禅门历来有“参活句”的传统,然而“参活句”三字的最早发现者却是宗杲。据记载“但参活句,勿参死句”是德山缘密圆明禅师说的,可是这句话不是出现在北宋初年《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朗州德山缘密禅师》中,而是出现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辑成的宗杲《正法眼藏》卷二下和淳熙十年(1183年)编成的《联灯会要》卷二十六《朗州德山缘密禅师》中,之后被抄入了《五灯会元》卷十五《鼎州德山缘密圆明禅师》中。因此“参活句”最早出现于宗杲《正法眼藏》中。

同时,我们发现在宗杲的老师克勤《圆悟佛果禅师语录》<sup>[32]</sup>《碧岩录》<sup>[33]</sup>里屡屡出现“参活句”字样。《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中一共出现了三次,每次都在“参活句”前加了一个“他”字:

所以道:坐却舌头别生见解,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卷十一)

岂不见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上荐得。(卷十三)

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卷十四)

《碧岩录》中一共出现了七次,除了有一条没有“他”字外,其它都有:

所以道: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卷二)

又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卷四)

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卷五)

古人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卷

六)

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卷七)

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卷

九)

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卷

十)

《碧岩录》卷二的记载与宗杲《语录》卷十四《秦国太夫人请普说》中的一模一样,“所以道:夫参学者,须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sup>[3]869</sup>。上述作品中的“他”就是德山缘密圆明禅师。综上,《圆悟佛果禅师语录》《碧岩录》中“参活句”字样是后人混入的,克勤自己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宗杲对“参活句”有独特认识。曾经受惠洪批判不懂“活句”与“死句”的荐福承古禅师<sup>④</sup>得到了宗杲极大赞扬。宗杲《荐福承古禅师语录序》曰:“禅无传授。可传授者,教乘文字、先德语言而已,非心之至妙也。……近日丛林逛妄说法之流,不信有妙悟,而专事教乘文字,先德语言,寻章摘句,狐媚学者。”而古禅师“垂机接物,深指悟中,语直标宗,世多参究”<sup>[28]762</sup>。这就是说死句、活句的核心思想在于教人参悟,它们本没有差别,关键在于人如何看待,“尔诸人,每日上来下去,寮舍里吃茶吃汤,庄上搬盐搬面,僧堂里行益,长廊下择菜,后园里担粪,磨坊下推磨。当恁么时,佛眼也觑尔不见。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sup>[3]869</sup>。在字面上理会,就会坠入葛藤变成“死句”,不从字面上会,“寮舍里吃茶吃汤,庄上搬盐搬面,僧堂里行益,长廊下择菜,后园里担粪,磨坊下推磨”也可以变成“活句”。

虽然宗杲是发现了“参活句”三字的第一人,但将之引进诗学领域的却是曾幾,“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sup>[9]504</sup>。“参活句”成为了江西诗派的一条重要诗论,“江西宗派和南宋受江西影响的诗学,唯一的关键就在于‘参活句’处”<sup>[34]152</sup>。

综上所述,吕本中受黄庭坚影响,针对诗坛弊病提出了“活法”说,受到宗杲影响后,其“活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最后概括为“死蛇弄得活”的“活”与“悟”。徐俯讲“中的”与宗杲讲“中的”有许多相似之处。韩驹与宗杲关系密切,不仅在用语上、对字词的关注上有相似之处,而且韩驹的“遍参”理论就是受到了宗杲参禅经历的触动;曾幾的“慎勿参死句”即“参活句”,“参活句”三字的最早发现者是宗杲,而曾幾是第一个将宗杲“参活句”引进诗法

领域的人。

注释:

- ① 见《学术月刊》1992年第4期第49-54页;《江淮论坛》2004年第4期第96-103,53页;《文史知识》1994年第4期第12-18页。
- ② 具体论证过程见后文的“曾幾的‘慎勿参死句’”。
- ③ 黄景进《韩驹诗论》总结道:“遍参强调周遍,偏于广度;饱参强调穷尽,偏于深度。前者是量的概念,而后者是质的概念。饱参与遍参是属于不同的概念,但在实际运用上,遍参却可包含饱参的意义在内。韩驹所说的‘遍参’,除指多读多看他人作品之外,亦必然包含有仔细体会诗法在内。他所说的遍参应兼包广度与深度二者。”(《宋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 ④ 荐福承古禅师曰:“(巴陵鉴)虽亲见云门,只悟得云门言教,要且悟道见性。何以知之?且如僧问鉴和尚云:‘如何是提婆宗?’鉴云:‘银碗里盛雪。’又问:‘如何是吹毛剑?’鉴云:‘珊瑚枝枝撑着月。’又问:‘佛教祖教是同是别?’鉴云:‘鸡寒上树,鸭寒下水。’”(《荐福承古禅师语录》,《已新纂续藏经》第73册,第45页)惠洪曰:“何谓罪巴陵三语不识活句耶?曰:巴陵真得云门之旨。夫语中有语,名为死句;语中无语,名为活句。”(《禅林僧宝传》,《已新纂续藏经》,第79册,第517-518页)

参考文献:

- [1] [宋]吕本中.东莱诗集[M]//[清]纪昀,永瑤,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2]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 [3] [宋]蕴闻.大慧普觉禅师语录[M]//大正藏卷四十七.
- [4] [宋]颐藏主.古尊宿语录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5] [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二[M]//已新纂续藏经(第79册).
- [6] [宋]吕本中.童蒙诗训[M]//郭绍虞.宋诗话辑佚附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宋]张戒.岁寒堂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 [8] 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 [9] [宋]曾幾.茶山集[M]//[清]纪昀,永瑤,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10] [宋]俞成.萤雪丛说卷一[M]//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1] [宋]曾季狸.艇斋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2] 黄景进.韩驹诗论[J].宋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295.
- [13] 周裕锴.文字禅与宋代诗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14] 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5] [明]瞿汝稷.指月录(卷八)[M]//已新纂续藏经(第83册).
- [16] [宋]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M]//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17] [宋]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8] [宋]徐俯.佛眼禅师语录序[M]//曾枣庄.全宋文卷三千一百四十三.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 [19] [宋]道谦.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M]//大正藏卷四十七.
- [20] [唐]宗密.禅源诸论集都序(卷三)[M]//大正藏卷四十八.
- [21] [宋]陆游.陆游集(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2] [宋]韩驹.陵阳集[M]//[清]纪昀,永瑤,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23] 诗话隽永[M]//郭绍虞.宋诗话辑佚附辑(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4]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5] [清]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6] [清]吴之振.宋诗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27]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28] 许明.中国佛教经论序跋记集(宋辽金元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 [29] 嘉靖宁州府志(卷十五)[M]//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90.
- [30]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M]//大正藏卷四十九.
- [31] [宋]晓莹.云卧纪谭(卷上)[M]//新编已续藏经(第148册).
- [32] [宋]绍隆.圆悟佛果禅师语录[M]//大正藏卷四十七.
- [33] [宋]克勤.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M]//大正藏卷四十八.
- [34] 龚鹏程.诗史本色与妙悟[M].台北:学生书局,1986.